

# 《再沒有限期》

中文系二年級  
溪云初起

任由花瓣飄落在肩上，任由微雨跌在衣上，他依然站得筆直。那個挺拔的身影仿佛與昨天的他多了一份踏實的成熟，和少年時相比，他的肩膀變得寬闊了，像是要背負千斤百擔。那一頭利落的黑髮，表面上看來像是硬如荊棘，但其實是柔如棉絲。他就站在樹下，身披落花，靜靜地等候著某個人。

而她不禁低頭躊躇，猶疑是否不應上前打擾，以免打斷了這美好的景色。他似是感覺到她的到來，緩緩轉過身來。抬起頭的她，冷不慎防地掉進他眸裏的漩渦，渦裏的柔情像要是把她融化。就是這一下子，她就緩不過神來。

他寵溺地一笑，邁步向她走去，旋即單膝跪下，整套動作如行雲流水，優雅而又不浮誇。她被他唐突的舉動感到意外，頓時不知所措。

「嫁給我。」

聲音冷冽似泉水，卻一語擊中她心湖。

清風吹送，她的長髮及腰，在這個多愁善感的雨季飄揚。一直不安定的心被他收服，納進他的羽翼下。

他向她伸出手掌，邀請她共同踏進未來的生活。黑曜石般的眼睛映著她酡紅的臉蛋，她羞澀的面容是季節裏最動人的花朵，看得他著迷。

「給我一生一世的時間，讓我守護你。」

那年杏花微雨，她牽上了他的手，露出了最感動和幸福的笑容。

窗外寒風蕭瑟，雪為大地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糖霜。屋內溫暖洋溢，炭火燒得紅烈，烘得一家人暖意洋洋。

她坐在搖椅上，一針一針地縫補兒子的口水帕，又不時看著在地毯上與柴犬打滾的小孩。柴犬和小孩雖然只相處僅僅只有三年時間，感情卻厚比家人。

安逸的環境令她沉醉，如此平凡的生活看似簡單，卻是人生中最美好、難求的時光。小孩一陣唧唧呀呀的聲音吸引了她的注意，原來是柴犬咬下了包著他小手的手襪。

聞聲，他從書房走了出來，柴犬乖乖地把手襪叼到他的腳邊。柴犬在他的撫摸下似是十分滿足，像是被主人稱讚後展露的開心。

他為孩子重新戴上了手襪，用指尖輕輕地戳著孩子柔軟的小臉蛋。小孩似是不滿他的舉動，便把他的手指往嘴裡塞，當成奶嘴啣著。

小孩可愛的舉動逗得他哈哈大笑，一下子抱起孩子，高高舉起。小孩在高處俯望他，開心得牙牙言語，小爪亂揮，小眼笑成彎月。

她也忍不住失笑，一臉寵溺地看著這兩個在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
他單手抱著孩子，另外一隻手輕輕撫摸著她的長髮。她靠在他溫暖的懷抱里，看著孩子貪婪地吸吮著他自己美味的大拇指。

「若要將幸福訂下一個限期，」溫柔而又磁性的聲音在她耳畔輕輕響起，撩動著她的心房，心湖泛起層層漣漪。

「我希望，是一萬年。」

那年隆冬降雪，他輕吻著她的秀髮，執手相伴。

孫女向她揮手，示意她可以離去了。但她仍站在幼兒園的大門，微笑地看著小女孩一蹦一跳地走進校園，兩條牛角馬尾甩了幾個弧度。

她緩緩地向街角的冰室走去，他正在等她。

冰室一如往日，人流不多，大多都是街坊在這裡閒聊小聚。幾十年來，他和她的下午都是在這裡渡過。

他嫻熟地把魚肉裏的刺起掉，然後放進她的碗裡。她又習慣性地把蝦殼剝掉，將蝦肉放進他的碗裡。幾十年來，都是如此。

眼見茶壺裏的水仙茶快將見底，他招手喊：「小平，快來加水。」

她的手一抖，筷子掉在桌上，其他街坊也用奇怪的眼光看著他。

她扯了扯他的衣角，細聲道小平已經在前些年去世了。他眸里閃過一絲的震驚，旋即笑意盈盈，把事情模糊過去。

他挽著她走在小巷裏，即使他的大手已經滿佈皺紋，仍能夠牢牢包實她的手，給予她所有的安全感。

路過雜貨店，他停在店前，恍然大悟地說：「噢，我忘了買醬油，家裏的快用完了。」

她心裏一陣寒流流過。昨天，他才買回了醬油。

她堅持要和他一起去看病，他拗不過她的堅毅，道出了真相。

原來，他患上了老人癡呆症。

那年初春，他擁著她嬌小的身軀，輕撫著她因哭泣而顫抖的背。

他的病情惡化得十分快，快得令她不能接受。

他開始忘記周遭的人物，特別是近幾年的人事，在他記憶裡已是模糊。有時候，他會忘記從前與老朋友一起縱橫商場的流年事跡；有時候，他會混淆兒子和孫女的喜好；甚至有時候，他會遺忘了上一分鐘所發生的事情。

這些，她都一一為他打理，在物品上貼上相應的標籤，在相簿標註年份和內容，在日誌裏寫下每天所發生的事，讓他在睡覺前細閱一番。

直至有一天，他開始遺忘她。

她猶如晴天霹靂，心如刀割。她以為有這麼多年的感情，即使他忘記世上所有人，他還一定記得她。

他不記得她的喜好，不懂得她的心思。她每天不斷訴說著他們的往事，從相識到相知，由相知至相戀，無一遺漏。她不介意挑魚刺，不介意剝蝦殼，為的就是希望他能夠記起暫時遺失的一點記憶。

可是，他辜負了她的期望。

前幾年起，他已經將她從生活內剔除，將她往外推，把自己困在一個空間里，但她仍不放棄。

她每天會準時遞上飯菜，在門外朗讀著當年他們一起看

過的書籍。有時候，她會帶孫女探望他。每當孫女來時，他總是會打開房門，讓笑聲伴著他。但只剩下他們時，他又會把她趕出去門外，看見他空洞無神的眼睛，便想起從前炯炯有神的黑眸，柔情飽滿，便帶給她無盡的哀傷。

這些年來辛勤細微的照顧，對她的身體造成負荷，健康狀況每況愈下。她不希望離開他，不想他孤獨一人，一直拒絕入院留醫。

直至在幾次昏厥後，兒子和媳婦堅持她一定要住院醫治，她也不能照顧自己時，才答應接受住院療養。

可惜病根深種，雖然兒媳孝順，孫女可人，亦難以圓她的心願。

每天，她都躺在床上，側頭看著窗外的飛駁鳥成雙成對，望見醫院庭院裏翠綠的連理枝，都不禁悲從中來。

他，一直沒來過探望她。

當她睜開眼，看見兒子和媳婦眼紅紅地看著她，孫女撲在床邊哭得一抽一泣，瞧見護士姑娘為她戴上呼吸器，她便知道自己日子餘下不多。

生死各安天命，她向來把生死看得很淡，只是十分執著於感情。

窗簾白紗輕輕搖曳，她仿佛看見天使來接她走，於是她緩緩地合上眼簾。

手背上突然傳來一陣溫度，她驀然張眼。他坐在床邊，雙手覆在她瘦骨嶙峋的手上，細細磨挲著她的掌紋。他眼中柔情似水，年月雖為他臉上留下滄桑痕跡，刻下道道幼紋，卻難減他當年風姿。

她無語凝噎，熱淚順著臉龐流下來。她似是看見當年的他，一頭利落的黑髮，濃密的劍眉，眼若寒星，挺拔的鼻樑，雙唇緊抿，恰如少年初見時。

他輕輕撥開她額上的碎髮，俯身印下吻記。

她欣慰地笑著：「我還以為，你不來了呢.....」

他笑而不語，輕撫著她的臉龐。

「你好像，這麼多年來，都沒說過愛我。」時光倒流，她仿佛變回年輕時活潑開朗的女孩，帶著嬌氣的聲音向他訴怨。

「你愛我嗎？」她嬌嗲地問。

他嘴角上揚，眼神內盡是寵溺，緩緩地點了頭。

你對我的愛，再沒有限期嗎？」她思索了一會兒，補充道：「不是一生一世，也不是一萬年，是永遠的永遠嗎？」

他嘴角的笑容更深，露出了淺淺地梨渦，伸手摸了摸她的白絲，掃開她眉間的皺紋，輕輕地點了頭。

她心滿意足了。看見他年輕的臉龐，舉手看著自己滿佈皺紋的手背，不禁慨歎：「我，都已經老了，可我對你的愛，永遠都不會有限期.....」

「假如還有下一世，你還會.....娶我.....嗎.....」

疾風吹來，白紗揚起，吹起了杏花花瓣，飄到了她的床邊，躺在她手心中。